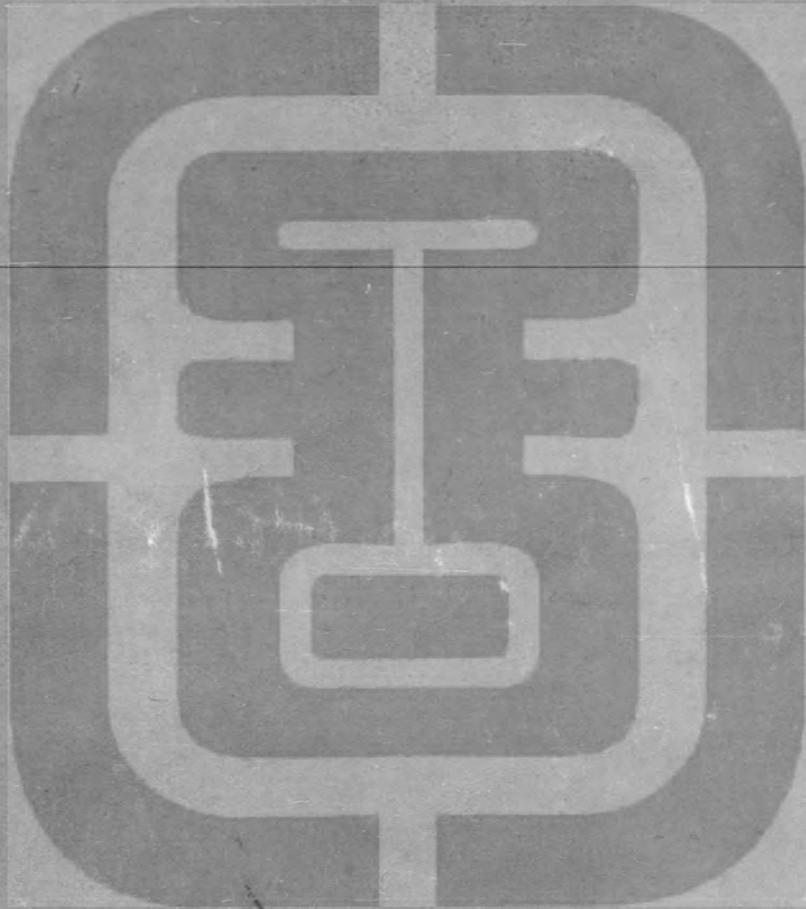


百川學海



第三十二册

石林詩話卷上

趙清獻公以清德伏一世平生畜雷氏琴一張鶴與白龜各一所向與之俱始除帥成都蜀風素侈公單馬就道以琴鶴龜自隨蜀人安其政治聲藉甚元豐間既罷政事守越復自越再移蜀時公將老矣過泗州渡淮前已放鶴至是復以龜投淮中既入見先帝問聞卿前以匹馬入蜀所携獨琴鶴廉者固如是乎公頓首謝故其詩有言馬尋舊路如歸去龜放長淮不再來者自紀其實也

劉貢父天資滑稽不能自禁遇可諧譚雖公卿不避與王荆公素厚荆公後當國亦屢譖之雖每爲絕倒然意終不能平也元豐末爲京東轉運使貶衡州監

酒雖坐他累議者或謂嘗以時相姓名爲戲惡之也  
元祐初起知襄州溥于髡墓在境內嘗以詩題云微  
言動相國大笑絕冠纓流輅有餘智滑稽全姓名師  
儒空稷下衡蓋盡南荆贅壻不爲辱旅墳知客卿又  
有續謝師厚善謔譯詩云善謔知君意何傷衛武公  
蓋記前事且以自解云

晏元獻公留守南郡王君玉時已爲館閣校勘公特  
請於朝以爲府簽判朝廷不得已使帶館職從公外  
官帶館職自君玉始賓主相得日以賦詩飲酒爲樂  
佳時勝日未嘗輒廢也嘗遇中秋陰晦齋厨夙爲備  
公適無命旣至夜君玉密使人伺公曰已寢矣君玉  
亟爲詩以入曰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一吹開

公枕上得詩大喜即索衣起徑召客治具大合樂至  
夜分果月出遂樂飲達旦前輩風流固不凡然幕府  
有佳客風月亦自如人意也

歐陽文忠公記梅聖俞河豚詩春洲生荻芽春岸飛  
揚花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謂河豚出於暮春  
食柳絮而肥殆不然今浙人食河豚始於上元前常  
州江陰最先得方出時一尾至直千錢然不多得非  
富人大家預以金噉漁人未易致二月後日益多一  
尾纔百錢耳柳絮時人已不食謂之斑子或言其腹  
中生蟲故惡之而江西人始得食蓋河豚出於海初  
與潮俱上至春深其類稍流入于江公吉州人故所  
知者江西事也

姑蘇州學之南積水瀾數頃傍有小山高下曲折相望蓋錢氏時廣陵王所作既積土山因以其地賭水今瑞光寺即其宅而此其別圃也慶曆間蘇子美謫廢以四十千得之爲居旁水作亭曰滄浪歐陽文忠公詩所謂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祗賣四萬錢者也子美既死其後不能保遂屢易主今爲章僕射子厚家所有廣其故址爲大閣又爲堂山上亭北跨水復有山名洞山章氏併得之既除地發其下皆巖空大石又得千餘株亦廣陵時所藏益以增累其隙兩山相對遂爲一時雄觀土地蓋有所歸也

王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

如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至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舒閑容與之態耳而字字細攷之若經隳括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嘗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往返數四其末篇有云名譽子真矜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以谷口對壺頭其精切如此後數月復取本追改云豈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今集中兩本並存

蔡天啓云荆公每稱老杜鈎簾宿鷺起丸藥流鸞轉之句以爲用意高妙五字之模楷他日公作詩得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自謂不減杜語以爲得意然不能舉全篇余嘗頃以語聲明後被旨編公集求之

終莫得或云公但得此一聯未嘗成章也

禪宗論雲間有三種語其一為隨波逐浪句謂隨物  
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為截斷衆流句謂超出言外非  
情識所到其三為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  
伺其深淺以是為序予嘗戲謂學子言老杜詩亦有  
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  
墜粉紅為函蓋乾坤句以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  
燕青春深為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  
江深草閣寒為截斷衆流句若有解此當與渠同參  
歐陽文忠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為主故其言多  
平易踈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不復問而  
學之者往往遂失於快直傾困倒廩無復餘地然公

詩好處豈專在此如崇微公主手痕詩玉顏自昔為  
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此自是兩段大議論而抑揚  
曲折發見於七字之中婉麗雄勝字字不失相對雖  
崑體之工者亦未易比言意所會要當如是乃為至  
到

許昌西湖與子城密相附緣城而下可策杖往來不  
涉城市云是曲環作鎮時取土築城因以其地導濕  
水瀦之畧廣百餘畝中為橫堤初但有其東之半耳  
其西廣於東增倍而水不甚深宋呂公為守時因起  
黃河春夫浚治之始與西相通則其詩所謂鑿開魚  
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者也其後韓持國作大  
亭水中取其詩名之曰展江然水面雖濶西邊終易

堙塞數十年來公厨規利者遂涸以爲田歲入纔得三百斛以佐釀酒而水無幾矣予爲守時復以還舊稍益開浚渺然真有江湖之趣昔公詩更有一篇中云向晚舊灘都浸月過寒新木便生煙尤風流有味而世不傳往往但記前聯耳

賈文元曲水園在許昌城北有大竹三十餘畝潁河貫其中以入西湖最爲佳處初爲本州民所有文潞公爲守買得之潞公自許移鎮北門而文元爲代一日挈家往游題詩壁間云畫船載酒及芳辰丞相園林潁水濱虎節麟符拋不得却將清景付閑人遂走使持詩寄北門潞公得之大喜即以地券歸賈氏文元亦不辭而受然文元居京師後亦不復再至園今

荒廢竹亦殘毀過半矣

杜正獻公自少清羸若不勝衣年過四十鬚髮即盡白雖立朝孤峻凜然不可屈而不爲竒節危行雍容持守不以有所不爲爲賢而以得其所爲爲幸歐陽文忠公素出其門公謝事居宋文忠適來爲守相與歡甚公不甚飲酒惟賦詩唱酬是時年已八十然憂國之意猶慷慨不已每見於色歐公嘗和公詩有云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公得之大喜常自諷誦當時以謂不惟曲盡公志雖其形貌亦在模寫中也

元豐初虜人來議地界韓丞相王汝自樞密院都承旨出分畫王汝有愛妾劉氏將行劇飲通夕且作樂

府詞留別翌日神宗已密知忽中批步軍司遣兵爲  
般家追送之玉汝初莫測所因久之方知其自樂府  
發也蓋上以恩禮待下雖閨門之私亦恤之如此故  
中外士大夫無不樂盡其力劉貢父玉汝姻黨即作  
小詩寄之以戲云嫫姚不復顧家爲誰謂東山久不  
歸卷耳幸容携婉孌皇華何啻有光輝玉汝之詞由  
此亦遂盛傳於天下

神宗皇帝天性儉約奉慈壽宮尤盡孝道慈聖太后  
嘗以乘輿服物未備因同天節作珠子鞍轡爲壽神  
宗一御於禁中後藏去不復用一日與兩宮幸後苑  
賞花慈聖輦至神宗即降步親扶慈聖出輦屢却不  
從聞者太息慈聖上僊李奉世時爲侍郎進挽詩有

云珠韉昔御恩猶在玉輦親扶事已非蓋記此二事  
神宗覽之泣下

蔡天啓云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言警句文潛舉退  
之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  
候蟲秋皆爲集中第一

司馬溫公熙寧間自長安得請留臺歸始至洛中嘗  
以詩言懷云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  
存舊業惟清白不負明君有樸忠早避喧煩真得策  
未逢危辱早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羸取閭閻鶴髮  
翁出處大節世固不容復議是時雖以論不合去而  
神宗眷禮之意愈厚然猶以避煩畏辱爲言况其下  
者乎元祐初起相至是十七年矣度公之意初蓋未

嘗以自期也

外祖晁君誠善詩蘇子瞻爲集序所謂溫厚靜深如其爲人者也黃魯直常誦其小雨悄悄人不寐卧聽羸馬齧殘蔬愛賞不已他日得句云馬齧枯萁喧午夢誤驚風雨浪翻江自以爲工以語舅氏無咎曰吾詩實發於乃翁前聯余始聞舅氏言此不解風雨翻江之意一日憇於逆旅聞傍舍有澎湃鞞鞞之聲如風浪之歷船者起視之乃馬食於槽水與草齧齧於槽間而爲此聲方悟魯直之好奇然此亦非可以意索適相遇而得之也

元豐間蘇子瞻繫大理獄神宗本無意深罪子瞻時相進呈忽言蘇試於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試固得罪然於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時相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螫龍知之句對曰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爲不知已而求之地下之螫龍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時相語塞章子厚亦從旁解之遂薄其罪子厚嘗以語余且以醜言詆時相曰人之害物無所忌憚有如是也

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此兩聯雖見唐人小說中其實佳句也鄭谷詩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意蓋與此同然論其格力適堪揭酒家壁與市人書扇耳天下事每患自以爲工處着力太過何但詩也

蜀人石翼黃魯直黔中時從游最久嘗言見魯直自  
矜詩一聯云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以  
爲晚年最得意每舉以教人而終不能成篇蓋不欲  
以常語雜之然魯直自有山圍燕坐圖畫出水作夜  
窻風雨來之句余以爲氣格當勝前聯也

詩下雙字極難須使七言五言之間除去五字三字  
外精神與致全見於兩言方爲工妙唐人記水田飛  
白鷺夏水嘯黃鸝爲李嘉祐詩王摩詰竊取之非也  
此兩句好處正好添漠漠陰陰四字此乃摩詰爲嘉  
祐點化以自見其妙如李光弼將郭子儀軍一號令  
之精彩數倍不然如嘉祐本句但是詠景耳人皆可  
到要之當令如老杜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空

來來與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等乃爲  
超絕近世王荆公新秋浦淑綿綿靜薄晚園林徃徃  
青與蘇子瞻浥浥爐香初泛夜離離花影欲搖春皆  
可以追配前作也

詩終篇有操縱不可拘用一律蘇子瞻林行婆家初  
閉戶翟夫子舍尚留關始讀殆未測其意蓋下有娟  
娟缺月黃昏後娟娟新居紫翠間繫憑豈無羅帶水  
割愁還有劍鉞山四句則入頭不怕放行寧傷於拙  
也然繫憑羅帶割愁劍鉞之語大是險譚亦何可屢  
打

長篇最難晉魏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蓋常使人以意  
逆志初不以序事傾蓋爲工至老杜述懷北征諸篇

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固古今絕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之不敢議此乃揣摩骨聽聲耳其病蓋傷於多也如李邕蘇源明詩中極多累句余嘗痛刊去僅各取其半方為盡善然此語不可為不知者言也

江干初雪圖真蹟藏李邦直家唐螭本世傳為摩詰所作未有元豐間王禹玉蔡持正韓玉汝章子厚王和甫張邃明安厚卿七人題詩建中靖國元年韓師朴相邦直厚卿同在二府時前七人者所存唯厚卿而已持正貶死嶺外禹玉追貶子厚方貶玉汝和甫邃明則死久矣故師朴繼題其後曰諸公當日聚巖廊半謫南荒半已亡惟有紫樞黃閣老再開圖畫看

瀟湘是時邦直在門下厚卿在西府紫樞黃閣謂二人也厚卿復題云曾游滄海困驚瀾晚涉風波路更難從此江湖無限興不如祗向畫圖看而邦直亦自題云此身何補一毫芒三辱清時政事堂病骨未為山下土尚尋遺墨話存亡余家有此模本併錄諸公詩續之每出慨然自元豐至建中靖國幾三十年諸公之名宦亦已至矣然始皆有願為圖中之游而不暇得故禹玉云何日扁舟載風雪却將蓑笠伴漁人玉汝云君恩未報身何有且寄扁舟夢想中其後廢謫流竄有雖死不得免者而江湖間此景無處不有皆不得一償厚卿至為危辭蓋有激而云豈此景無不可得亦自不能踐其言耳

韓持國雖剛果特立風節凜然而情致風流絕出流  
輩許昌崔象之侍郎舊第今爲杜君章家所有廳後  
小亭僅文餘舊有海棠兩株持國每花開時輒載酒  
日飲其下竟謝而去歲以爲常至今故老猶能言之  
余嘗於小亭柱間得公二絕句其一云濯錦江頭千  
萬枝當年未解惜芳菲而今得向君家見不怕春寒  
雨濕衣尚可想見當時氣味韓忠憲公嘗帥蜀持國  
兄弟皆侍行尚少故前兩句云爾其二云長條無風  
亦自動柔艷着雨更相宜漫其後句曾存之家池中  
島上亦有海棠十許株余爲守時歲亦與王幼安諸  
人席地屢飲然此公勝處不能繼也  
詩之用事不可牽強必至於不得不用而後用之則

事辭爲一莫見其安排鬪湊之迹蘇子瞻嘗爲人作  
挽詩云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巳辰年此乃天  
生作對不假人力温庭筠詩云有用甲子相對者云  
風卷蓬根屯戊巳月移松影守庚申兩語本不相類  
其題云與道士守庚申時聞西方有警事解后適然  
固不可知然以其用意附會觀之疑若得此對而就  
爲之題者此蔽於用事之弊也前輩詩材亦或預爲  
儲蓄然非所當用未嘗強出余嘗從趙德麟假陶淵  
明集本蓋子瞻所閱者時有改定字末手題兩聯云  
人言盧杞是姦邪我覺魏公真嫵媚又槐花黃舉子  
忙促織鳴懶婦驚不知偶書之耶或將以爲用也然  
子瞻詩後不見此語則固無意於必用矣王荆公作

韓魏公挽辭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頽今見哲人萎  
或言亦是平時所謂魏公之薨是歲適雨水冰前一  
歲華山崩偶有二事故不覺爾

世言社日飲酒治聾不知其何據五代李濤有春社  
從李昉求酒詩云社公今日沒心情爲乞治聾酒一  
瓶惱亂玉堂將欲徧依稀巡到第三廳昉時爲翰林  
學士有月給內庫酒故濤從乞之則其傳亦已久矣  
社公濤小字也唐人在慶侍下雖官高年皆稱小字  
濤姓踈達不羈善諧謔與朝士言亦多以社翁自名  
聞者無不以爲笑然亮直敢言後官亦至宰相  
韓退之雙鳥詩殆不可曉頃嘗以問蘇丞相子容云  
意似是指佛老二學以其終篇本末考之亦或然也

杜子美病栢病橘枯樓枯楠四詩皆與當時事病栢  
當爲明皇作與杜鵑行同意枯樓比民之殘困則其  
篇中自言矣枯楠云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當爲  
房次律之徒作惟病橘始言惜哉結實小酸澁如棠  
梨末以比荔枝勞民疑若指近倖之不得志者自漢  
魏以來詩人用意深遠不失古風惟此公爲然不但  
語言之工也

劉貢父以司空圖詩中咄咄二字辯晉書所載石崇  
豆粥咄嗟而辨爲誤以喏爲嗟非也孫楚詩自有三  
命皆有極咄嗟不可保之語此亦豈是以喏爲嗟古  
今語言固有各於一時本不與後世相通者咄嗟皆  
聲也自晉以前未見有言咄殷浩所謂咄咄逼人蓋

拒物之聲嗟乃嘆聲咄嗟猶言呼吸疑是晉人一時語故孫楚亦云爾

頃見晁無咎舉魯直詩人家圍橘柚秋色老梧桐張文潛斜日兩竿眠犢晚春波一眼去鳧寒皆自以為莫能及

王荆公詩有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莫嫌柳渾青終恨李太白之句以古人姓名藏句中蓋以文為戲或者謂前無此體自公始見之余讀權德輿集其一篇云藩宣秉戎寄衡石崇位勢年紀信不留弛張良自媿樵蘇則為愜瓜李斯可畏不顧榮官尊每陳農畝利家林類巖巘負郭躬斂積忌滿寵生嫌養蒙恬勝智踈鐘皓月曉晚景丹霞異澗谷永不緩山梁葉無累頗符生肇學得展禽尚志從此直不疑支離踈世事則德輿已嘗為此體乃知古今文章之變殆無遺蘊德輿在唐不以詩名然詞亦雅暢此篇雖主意在立別體然亦自不失為佳製也

石林詩話卷上

石林詩話卷中

楊大年劉子儀皆喜唐彥謙詩以其用事精巧對偶親切黃魯直詩體雖不類然亦不以楊劉爲過如彥謙題漢高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雖是着題然語皆歇後一抔事無兩出或可畧土字如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劔乎耳聞明主眼見愚民尤不成語余數見交游道魯直意殊不可解蘇子瞻詩有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亦與此同病六鈞可去弓字三尺不可去劔字此理甚易知也

蘇子瞻嘗兩用孔雉圭鳴蛙事如水底笙簧蛙兩部山中奴婢摘千頭雖以笙簧易鼓吹不礙其意同至

已遣亂蛙成兩部更邀明月作三人則成兩部不知  
爲何物亦是歇後故用事寧與出處語小異而意同  
不可盡牽出處語而意不顯也

學者多議子瞻木杪見龜趺以爲語病謂龜趺不當  
出木杪殊未之思此題程筠光墓歸真亭也東南多  
葬山上碑亭往往在半山間未必皆平地則下視之  
龜趺出木杪何足怪哉

李廌陽翟人少以文字見蘇子瞻子瞻喜之元祐初  
知舉廌適就試意在必得廌以觀多士及攷章援程  
文大喜以爲廌無疑遂以爲魁旣拆號悵然出院以  
詩送廌歸其曰平時謾識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  
蓋道其本意廌自是學亦不進家貧不甚自愛嘗以

書責子瞻不薦已子瞻後稍薄之竟不第而死

劉季孫平之子能作七字家藏書數千卷善用事送  
孔宗翰知揚州詩有云詩書魯國真男子歌吹揚州  
作貴人多稱其精當爲杭州鈐轄子瞻作守深知之  
後嘗以詩寄子瞻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曾挿菊  
花無子瞻大喜在穎州和季孫詩所謂一篇向人寫  
肝肺四海知我霜鬢須蓋記此也

文同字與可蜀人與蘇子瞻厚爲人靖深超然不撓  
世故善畫墨竹作詩騷亦過人熙寧初時論旣不一  
士大夫好惡紛然同在館閣未嘗有所向背時子瞻  
數上書論天下事退而與賓客言亦多以時事爲議  
謂同極以爲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聽也出

為杭州通判同送行詩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  
好莫吟詩之句及黃州之謫正坐杭州詩語人以爲  
知言

楊文公在翰林以讒佯狂去職然聖眷之不衰聞疾  
愈即起為郡未幾復以判祕監召既到闕以詩賜之  
曰瑣闥往年司制誥共嘉藻思類相如蓬山今日詮  
墳史還仰多聞過仲舒報政列城歸覲後疏恩高閣  
拜恩初諸生濟濟彌瞻望鉛槧諮詢辯魯魚祖宗愛  
惜人材保全忠賢之意如此文公後卒與寇萊公力  
排宮闈協定大策功雖不終其盡力於國者亦可以  
無愧也

古詩有離合體近人多不解此體始於孔北海余讀  
類文得北海四言一篇云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時  
進止出寺弛張呂公饑釣闔口渭旁九域有聖無土  
不王好是正直女固子臧海外有截隼逝鷹揚六翮  
不奮羽儀未彰龍蛇之蟄比他可忘玫瑰隱耀美玉  
韜光無名無譽放言深藏按轡安行誰謂路長此篇  
離合魯國孔融文舉六字徐而考之詩二十四句每  
章四句離合一字如首章云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  
時進止出寺弛張第一句漁字第二句水字漁犯水  
字而去水則存者為魚字第三句有時字第四句有  
寺字時犯寺字而去寺則存者為日字離魚與日而  
合之則為魯字下四章類此殆古人好奇之過欲以  
文字示其巧也

劉丞相莘老殿試時蘇丞相子容爲詳定官子容後尹南京莘老復僉判在幕中相與歡甚元祐初莘老自中司入爲左丞子容猶爲翰林學士承旨及莘老遷黃門子容始爲左丞莘老宿東省嘗以詩寄子容云膺門早歲預登龍僉幕中間託下風敢謂彈冠煩貢禹每思移疾避胡公蓋記前事而子容答之有末路自驚黃髮老平時曾識黑頭公之句當時以爲盛事又三年莘老旣相而罷子容始踐其位云

王荆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爲涵蓄如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又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平治險穢非無力潤澤焦枯是有材之類皆直道其曾中事後爲羣牧判

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事深婉不迫之趣乃知文字雖工拙有定限然亦必視初壯雖此公方其未至時亦不能力強而遽至也

高荷荆南人學杜子美作五言頗得句法黃魯直自我州歸荷以五十韻見魯直極愛賞之嘗和其言有云張侯海內長句晁子廟中雅歌高郎少加筆力我知三傑同科張謂文潛晁謂無咎也無咎聞之頗不平荷晚爲童貫客得蘭州通判以死旣不爲時論所與其詩亦不復傳云

杜牧詩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愛僧擬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此蓋不滿於當時故末有望昭陵之句汪輔之在場屋能作賦畧與鄭毅夫

滕達道齊名以意氣自負既登第又不得志常鬱鬱  
不樂語多譏刺元豐初始爲河北轉運使未幾坐累  
謫官累年遇赦牽復知虔州謝表有云清時有味白  
首無能蔡持正爲侍御史引杜牧詩爲證以爲怨望  
遂復罷

古今人用事有赴筆快意而誤者雖名輩有所不免  
蘇子瞻石建方欣洗牖廁姜龐不解歎蚬蟻據漢書  
牖廁本作廁牖蓋中衣也二字義不應可顛倒用魯  
直啜羹不如放麋樂羊終愧巴西本是西巴見韓非  
子蓋貪於得韻亦不暇省爾

寇萊公南遷道過襄州嘗留一絕句於驛亭曰沙堤  
築處迎丞相驛吏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下客

榮無辱自由身林下客大槩言之初無所主名也胡  
祕監旦素不爲公所喜時適居郡下既聞之遂以林  
下客爲公爲已發且有稱快之語聞者無不皆笑  
詩人以一字爲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  
無窮殆不可以形迹捕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  
遠近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間而吞  
納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滕王亭子  
粉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  
八言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  
力不可及而此老獨雍容閑肆出於自然畧不見其  
用力處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放用之偃蹇狹陋盡  
成死法不知意與境會言中其節凡字皆可用也

讀古人詩多意所喜處誦憶之久往往不覺誤用爲  
已語綠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此韋蘇州集中最爲  
警策而荆公詩乃有綠陰生晝寂幽草弄秋妍之句  
大抵荆公閱唐詩多於去取之間用意尤精觀百家  
詩選可見也如蘇子瞻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  
意未平此非誤用直是取舊句縱橫役使莫彼我爲  
辨耳

慶曆八年王則叛貝州既誅始析河北大名定武真  
定高陽爲四路置帥更命儒臣以輯邊備魏公自鄆  
州徙鎮各大興方略事無不自親嘗有題養真亭詩  
云所期清策慮不是愛精神又云吏民還解否吾豈  
苟安人其志可見矣郡圃號衆春會歲饑涉春未嘗

一游陳薦在幕府以詩請公云水底魚龍思鼓吹沙  
頭鷗鷺望旌旗公亟荅之云細民溝壑方援手別館  
鶯花任送春在鎮五年政聲流聞自是天下遂屬以  
爲相

王荆公在鍾山有馬甚惡蹄齧不可近一日兩校牽  
在庭下告公請鬻之蔡天啓時在坐曰世安有不可  
調之馬第久不騎驕耳即起捉其鬣一躍而上不用  
銜勒馳數十里而還荆公大壯之即作集句詩贈天  
啓所謂蔡子勇成癖能騎生馬駒者後又有身著青  
衫騎惡馬日行三百尚嫌遲心源落落堪爲將却是  
君王未備知士大夫盛傳荆公以將帥之材許天啓  
紹聖初章申公當國首欲進天啓侍從會執政有不

悅者乃出爲永興軍路提舉常平因欲稍遷爲帥會  
丁內艱不果猶是用荆公遺意也

元豐間嘗久旱不雨裕陵禁中齋禱甚力一日夢有  
僧乘馬馳空中口吐雲霧既覺而雨大作翌日遣中  
貴人道夢中所見物色於相國寺三門五百羅漢中  
第十三尊略彷彿即迎入內視之正所夢也王丞相  
禹玉作喜雨詩云良弼爲霖辜宿望神僧作霧應精  
求元參政厚之仙驥籊雲穿仗下佛花吹雨匝天流  
蓋記此相國寺羅漢本江南李氏時物在廬山東林  
寺曹翰下江南盡取其城中金帛寶貨連百餘舟私  
盜以歸無以爲之名乃取羅漢每舟載十許尊獻之  
詔因賜於相國寺當時謂之押網羅漢云

荆公詩用法甚嚴尤精於對偶嘗云用漢人語止可  
以漢人語對若參以異代語便不相類如一水護田  
圍綠去兩山排闥送青來之類皆漢人語也此准公  
用之不覺拘窘卑凡如周顥宅在阿蘭若妻約身隨  
窳堵波皆以梵語對梵語亦此意嘗有人面稱公自  
喜田園安五柳但嫌尸祝擾庚桑之句以爲的對公  
笑曰伊但知柳對桑爲的然庚亦自是數蓋以十日  
數之也

舊中書南廳壁間有晏元獻題詠上竿伎一詩云百  
尺竿頭裏裏身足騰跟掛駭傍人漢陰有叟君知否  
抱甕區區亦未貧當時固必有謂文潞公在樞府嘗  
一日過中書與荆公行至題下特遲留誦詩久之亦

未能無意也荆公他日復題一篇於詩後云賜也能言未識真誤將心許漢陰人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甕區區老此身

張景脩字敏叔常州人余大父客也少刻苦作詩至老不衰典雅平易時多佳句元豐末爲饒州浮梁令邑子朱天錫以神童應詔景脩作詩送之天錫到闕會忘取本州公據爲禮部所却因擊登聞鼓院繳景脩所送詩爲證神宗一見大稱賞之翌日以語宰相王禹玉恨四方有遺材即令召對禹玉言不欲以一詩召人恐長浮競不若俟其秩滿赴部命之遂止令中書籍記姓名比景脩罷官任神宗已升遐亦命矣大觀中始與余同爲祠曹郎中年已幾七十有詩數

千篇大父元祐自湖南憲請宮祠歸景脩嘗以詩寄曰聞說年來請洞霄江湖奉使又勤勞有神僊處間方得用老成時退更高借宅但須新種竹尋僊想見舊栽桃浮梁居士塵埃甚須髮而今也二毛其詩大抵類此流落無聞亦可惜也

常待制秩居汝陰與王深父皆有盛名於嘉祐治平之間屢召不至雖歐陽文忠公亦重推禮之其詩所謂笑殺潁川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者是也熙寧初荆公當國力致之遂起判國子監太常禮院聲譽稍減於前嘗一日大雪趨朝與百官待門於仗舍秩已來寒甚不可忍喟然若有所恨者乃舉文忠詩以自戲曰凍殺潁川常處士也來騎馬聽朝雞

前輩詩文各有平生自得意處不過數篇然他人未必能盡知也毗陵正素處士張子厚善書余嘗於其家見歐陽文忠子棊以烏絲欄絹一軸求子厚書文忠明妃曲兩篇廬山高一篇略云先公平日未嘗矜大所爲文一日被酒語棊曰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爲唯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爲唯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篇則子美亦不能爲唯吾能之也因欲別錄此三篇也

余居吳下一日出閭門至小寺中壁間有題詩一絕云黃葉西陂水漫流蘧蔭風急滯扁舟夕陽暝色來千里人語雞聲共一丘意極喜初不書名氏問寺僧云吳縣寇主簿所作今官滿去矣歸而問之吳下士

大夫云寇名國寶蓋與余同年然皆莫知其能詩余與國寶榜下未嘗往來亦謾不省其爲人已而數爲好事者舉此詩始有言國寶徐州人父從陳無已學乃知文字淵源有所自來亦不難辨恨不得多見之也

宋景文公子京不甚爲韓魏公所知故公當國子京多補外嘉祐末始再入爲翰林學士偶朝會子京因言病謁告以表自陳云不獲預率舞之列魏公見之殊不樂

元祐初駕幸太學呂丞相微仲有詩中間押行字韻館閣諸人皆和秦學士觀一聯云法天壁水遙迎仗映月深夜不亂行諸生聞之亦闐然觀爲人喜傲謔

然此句實迫於趨韻未必有意也

高麗自太宗後久不入貢至元豐初始遣使來朝神宗以張誠一館伴令問其復朝之意云其國與契丹爲鄰每因契丹誅求藉不能堪國主王徽常誦華嚴經祈生中國一夕忽夢至京師備見城邑宮闕之盛覺而慕之乃爲詩以記曰惡業因緣近契丹一年朝貢幾多般移身忽到中華裏可惜中宵漏滴殘余大觀間館伴麗人常見誠一語錄備載此事故事使人到闕不過月許日即遣發余館伴時上欲留觀殿試放榜及上池遂幾七十日使者頗修謹詳雅余撫之旣厚每相感餞行至占雲館而別其副韓繳如馬上忽使人持一大玉帶贈余云此唐故物其家世傳以爲寶今以爲獻且於笏上自書一詩相示云泣涕汎瀾欲別離此生無復再來期謾將寶玉陳深意莫忘思人見物時余以麗使故事無解換例力辭之其詞雖樸拙然亦可見其意也

唐詩僧自中葉以後其名字班班爲當時所稱者甚多然詩皆不傳如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數聯僅見文士所錄而已陵遲至貫休齊己之徒其詩雖存然無足言矣中間雖皎然最爲傑出故其詩十卷獨全亦無甚過人者近世僧學詩者極多皆無超然自得之氣徃徃反拾掇摸倂士大夫所殘棄又自作一種僧體格律尤凡俗世謂之酸餽氣子瞻有贈惠通詩云語帶煙霞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公無嘗語人曰

頗解疏筍語否爲無酸餽氣也聞者無不皆笑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世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以竒求之耳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爲根本而思苦言難者往往不悟鍾嶸詩品論之最詳其略云思君如流水旣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差無故實明月照積雪非出經史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之謝莊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書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竒競須新事邇來作者寔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牽攀補衲蠹文已甚自然英旨罕遇其人余每愛此言簡切明白易曉但觀者未嘗留意耳自唐以後旣變以律體固不能無拘窘然苟大手筆亦自不妨削鑿於神志之間斷輪於甘苦之外也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唐張繼題城西楓橋寺詩也歐陽文忠公嘗病其夜半非打鐘時蓋公未嘗至吳中今吳中山寺實以夜半打鐘繼詩三十餘篇余家有之徃徃多佳句王荆公編百家詩選從宋次道借本中間有暝色赴春愁次道改赴字作起字荆公復定爲赴字以語次道曰若是起字人誰不能到次道以爲然

張文定安道未第時貧甚衣食殆不給然意氣豪舉未嘗少貶與劉潛李冠石曼卿徃來山東諸郡任氣

使酒見者皆傾下之沛縣有漢高祖廟并歌風臺前  
後題詩人甚多無不推頌功德獨安道高祖廟詩曰  
縱酒踈狂不治生中陽有土不歸耕偶因亂世成功  
業更向翁前與仲爭又歌風臺曰落魄劉郎作帝歸  
樽前感慨大風詩淮陽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  
爲蓋自少已不凡矣

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解雖宰相執政亦僦舍而居  
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吏徧持於  
私第呈押旣稽緩又多漏泄元豐初始建東西府於  
右掖門之前每府相對爲四位俗謂之八位裕陵幸  
尚書省迴嘗特臨幸駐輦環視久之時張侍郎文裕  
以詩慶宰執元參政厚之和云黃閣勢連東鳳闕紫

樞光直右銀臺蓋東府與西闕相近西府正直右掖  
門崇寧末蔡魯公罷相始賜第於梁門外大觀初再  
入因不復遷府居自是相繼何丞相伯通鄭丞相達  
夫與今王丞相將明皆賜第援魯公例皆於私第治  
事而二府徃徃多虛位或爲書局官指射以置局與  
元豐本意稍異也

俞紫芝字秀老揚州人少有高行不娶得浮屠心法  
所至脩然而工於作詩王荆公居鍾山秀老數相徃  
來尤愛重之每見於詩所謂公詩何以解人愁初日  
芙蓉映碧流未怕元劉妨獨步不妨陶謝與同游者  
是也秀老嘗有夜深童子喚不起猛虎一聲山月高  
之句尤爲荆公所賞亟和云新詩比舊仍增峭若許

追攀莫太高秀老卒於元祐初惜時無發明之者不得與林和靖一流槩見於隱逸其弟澹字清老亦不娶滑稽善諧謔洞曉音律能歌荆公亦喜之晚年作漁家傲等樂府數闋每山行即使澹歌之然澹使酒好罵不若秀老之介靜一日見公云吾欲去爲浮屠但貧無錢買祠部爾公欣然爲置祠部澹約日祝髮既過期寂無耗公問其然澹徐曰吾思僧亦不易爲公所贈祠部已送酒家償舊債矣公爲之大笑黃魯直嘗作三詩贈澹其一有云客夢超然世去髮脫塵冠平明視清鏡正爾良獨難蓋述荆公事也

石林詩話卷中

石林詩話卷下

姑蘇南園錢氏廣陵王之舊園也老木皆合抱流水竒石參錯其間最爲上王翰林元之爲長洲縣宰時無日不携客醉飲常有詩曰他年我若功成後乞取南園作醉鄉今園中大堂遂以醉鄉名之大觀末蔡魯公罷相欲東還詔以園賜公公即戲以詩示親黨云八年帷幄竟何爲更賜南園寵退師堪笑當時王學士功名未有便吟詩

至和嘉祐間場屋舉子爲文尚竒澁讀或不能成句歐陽文忠公力欲革其弊旣知貢舉凡文涉彫刻者皆黜之時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等同事而梅聖俞爲參詳官未引試前唱酬詩極多文忠無譁戰士街

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最爲警策聖俞有萬蟻戰時  
春日暖五星明處夜堂深亦爲諸公所稱及放榜平  
時有聲如劉輝輩皆不預選士論頗洵洵未幾詩傳  
遂闕闕然以爲主司耽於唱酬不暇詳考校且言以  
五星自比而待我曹爲蠶蟻因造爲醜語自是禮闈  
不復敢作詩終元豐末幾三十年元祐初雖稍稍爲  
之要不如前日之盛然是榜得蘇子瞻爲第二人子  
由與曾子固皆在選中亦不可謂不得人矣

蘇明允至和間來京師旣爲歐陽文忠公所知其名  
翕然韓忠憲諸公皆待以上客嘗遇重陽忠憲置酒  
私第惟文忠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乃以布衣參其間  
都人以爲之異禮席間賦詩明允有佳節屢從愁裏  
過壯心時傍醉中來之句其意氣尤不少衰明允詩  
不多見然精深有味語不徒發正類其文如讀易詩  
云誰爲善相應嫌瘦後有知音可廢彈婉而不迫哀  
而不傷所作自不必多也

張先郎中字子野能爲詩及樂府至老不衰居錢塘  
蘇子瞻作倅時先年已八十餘視聽尚精強家猶畜  
聲妓子瞻嘗贈以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  
燕燕忙蓋全用張氏故事戲之先和云愁似鰓魚知  
夜永懶同蝴蝶爲春忙極爲子瞻所賞然俚俗多喜  
傳詠先樂府遂掩其詩聲識者皆爲恨云

元厚之知荆南嘗夢至僊府與三人者聯書名傍有  
告之曰君三人蓋兄弟也覺而思之莫知所謂未幾

召入爲學士時韓持國維揚元素繪先已在院一日因書奏列名三人名皆從絞絲始悟夢中兄弟之意豈造物以是爲戲耶已而持國元素皆外補厚之尹京後三年復與元素還職而鄧文約相繼爲直院則三人之名又皆從絞絲蓋終始皆同決非偶然以此推之仕官升沉進退亦何可以人力計許大夫選嘗作四翰林詩記其事厚之和云聯名適似三株樹傳玩驚看五朶雲此亦一時之異也

晉魏間詩尚未知聲律對偶然陸雲相謔之辭所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者乃指爲的對至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之類不一乃知此體出於自然不待沈約而後能也舊不解四海彌天爲何等語因讀

梁惠皎高僧傳載鑿齒與安書云夫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天之雲也弘淵源而潤八極者四海之流也故摘其語以爲戲耳始晉初爲佛學者皆從其師姓如支遁本姓關從支謙學故爲支道安以佛學皆本釋迦爲師請以釋命氏遂爲定制則釋道安者亦其姓也

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妙雖巧而不見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雨細着水面爲漚魚常上浮而淦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矣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受以爲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語至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

字欵欵字若無點字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  
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使晚  
唐諸子爲之便當入魚躍練波拋玉尺鶯穿絲柳織  
金梭體矣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有力而紆餘不  
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  
古今與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  
後常恨無復繼者韓退之筆力最爲傑出然每苦意  
與語俱盡和裴晉公破蔡州回詩所謂將軍舊壓三  
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非不壯也然意亦盡於此矣  
不若劉禹錫賀晉公留守東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  
八方風雨會中州語遠而大體也  
人之材力信自有限李翱皇甫湜皆韓退之高第而

二人獨不傳其詩不應散亡無一篇存者計是非其  
所長故不多作耳退之集中有題湜公安園池詩後  
云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又有用將濟諸人捨得  
業孔顏意若譏其徒爲無益而勸之使不作者翱見  
於遠遊聯句惟前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一出之後  
遂不復見亦可知矣然二人以非所工而不作愈於  
不能而強爲之亦可謂善用其短矣

元豐旣行官制準唐故事定宰相上事儀以御史中  
丞押百官班拜於階下宰相荅拜於阼階上時王禹  
玉除左僕射蔡持正右僕射神宗命即尚書省行之  
二人力辭帝不可曰旣以董正治官不得不正其名  
分於始此國體非爲卿設也二人乃受命時元厚之

已致仕居吳以詩賀王禹玉有前殿聽宣中禁制南宮者集外朝班星辰影落三階下桃李陰成四海間之句時最爲盛事自是相繼入相者皆不復再講此禮信不可常行也

劉季孫初以左班殿直監饒州酒王荆公爲江東提刑巡歷至饒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曰呢喃鶯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閑說與傍人渾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大稱賞之問專知官誰所作以季孫言即召與之語嘉歎升車而去不復問務事既至傳舍適郡學生持狀立庭下請差官攝州學事公判監酒殿直一郡大驚遂知名云

舊說徐敬業敗與駱賓王俱不死皆去爲浮屠以免  
賓王居杭州靈隱寺因續宋之問詩人始知之而唐新書不載今宋詩乃見賓王集中惟破題鷲嶺鬱蒼峽龍宮隱寂寥兩句是宋作自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以後五韻皆賓王所續方武后初革命天下所共嫉敬業與賓王首唱義則世哀之而爲隱藏理或有之此詩不知後人因其傳而錄之賓王集耶或本集固自爲賓王作而收之也然賓王集乃古本非後人所哀次者若此詩當時已自錄於集中則賓王之不死亦一證也

魏晉間人詩大抵專工一體如侍宴從軍之類故後來相與祖習者亦但因其所長取之耳謝靈運擬鄴中七子與江淹雜擬是也梁鍾嶸作詩品皆云某人

詩出於某人亦以此然論陶淵明乃以爲出於應璩此語不知其所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者與陶詩了不相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用事多違法度璩作此詩以刺在位意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爲意願區區在位者何足槩其心哉且此老何嘗有意欲以詩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摸放之此乃當時文士與世進取競進而爭長者所爲何期此老之淺蓋嶭之陋也

江淹擬湯惠休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古今以爲佳句然謝靈運園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還謝玄暉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即是此意嘗怪兩漢間所

作騷文未嘗有新語直是句句規模屈宋但換字不同耳至晉宋以後詩人之辭其敝亦然若是雖工亦何足道蓋當時祖習共以爲然故未有譏之者耳嵇康幽憤詩云性不傷物頻致怨增昔慙下惠今愧孫登蓋志鍾會之悔也吾嘗讀世說知康乃魏宗室壻審如此雖不忤鍾會亦安能免死耶嘗稱阮籍口不臧否人物以爲可師殊不知籍雖不臧否人而作青白眼亦何以異籍得全於晉直是早附司馬師陰託其庇耳史言禮法之士嫉之如讎賴司馬景王全之以此而言籍非附司馬氏未必能脫禍也今文選載蔣濟勸進表一篇乃籍所作籍忍至此亦何所不可爲籍著論鄙世俗之士以爲猶虱處乎棍中籍委

折於司馬氏獨非視中乎觀康尚不屈於鍾會肯賣  
魏而附晉乎世俗但以迹之近似者取之槩以爲嵇  
阮吾每爲之太息也

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於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於酒  
蓋方時艱難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世故蓋  
自陳平曹參以來已用此策漢書記陳平於劉呂未  
判之際日飲醇酒戲婦人是豈真好飲耶曹參雖與  
此異然方欲解秦之煩苛付之清淨以酒杜人是亦  
一術不然如蒯通輩無事而獻說者且將日走其門  
矣流傳至嵇阮劉伶之徒遂全欲用此爲保身之計  
此意惟顏延年知之故五君詠云劉伶善閉關懷情  
滅聞見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如是飲者未必刻

飲醉者未必真醉也後世不知此凡弱於酒者往往  
以嵇阮爲例濡首腐脇亦何恨於死耶

古今論詩者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謝靈運爲初日  
芙蓉沈約稱王筠爲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  
芙蓉非人力所能爲而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  
化之妙靈運諸詩可以當此者亦無幾彈丸脫手雖  
是輸寫便利動無留礙然其精圓快速發之在手筠  
亦未能盡也然作詩審到此地豈復更有餘事韓退  
之贈張籍云君詩多態度靄靄春空雲司空圖記戴  
叔倫語云詩人之辭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亦是形  
似之微妙者但學者不能味其言耳

王介字中甫衢州人博學善譏諛嘗舉制科不中與

王荆公遊甚欵然未嘗降意少相下熙寧初荆公以翰林學士被召前此屢召不起至是始受命介以詩寄云草廬三顧動幽壑蕙帳一空生曉寒用蕙帳事蓋有所諷荆公得之大笑他日作詩有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之句蓋爲介發也

詩禁體物語此學詩者類能言之也歐陽文忠公守汝陰嘗與客賦雪於聚星堂舉此令徃徃皆閣筆不能下然此亦定法若能者則出入縱橫何可拘礙鄭谷亂飄僧舍茶煙濕密酒歌樓酒力微非不去體物語而氣格如此其卑蘇子瞻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超然飛動何害其言玉樓銀海韓退之兩篇力欲去此弊雖冥搜奇譎亦不免有縞帶銀杯之句杜子美暗度南樓月寒生北渚雲初不避雲月字若隨風且開葉帶雨不成花則退之兩篇工殆無以愈也

韓魏公初鎮定武時年總四十五德望偉然中外莫不傾屬公亦自以天下爲任御事不憚勤勞晚作閱古堂嘗爲八詠其疊石築圃溝泉三篇卒章云主人未有銘功處日視崔嵬與壯懷吾心盡欲醫民病長得憂民病不銷誰知到此幽閑地多少餘波濟物來其意氣所懷固已見於造次賦詠之間終成大勳豈徒言之而已哉

五代王仁裕知貢舉王丞相溥爲狀元時年二十六後六年遂相周世宗猶及本朝以太子太保罷歸班

年終四十二前此所未有也溥初拜相仁裕猶致仕無恙嘗以詩賀溥云一戰文場援趙旗便調金鼎佐無爲白麻驟降恩何極黃髮初聞喜可知跋勃按前人到少築沙堤上馬歸遲立班始得遙相見親洽爭如未貴時溥在位每休沐必詣仁裕從容終日蓋唐以來座主門生之禮尤厚今正丞相將明霍侍郎端友榜南省奏名時知舉四人安樞密處厚劉尚書彥脩與今鄧樞密子常范右丞謙叔吾亦忝點檢試卷官鄧范不唯及見其登庸可以繼仁裕且同在政府則仁裕所不及也

石林詩話卷下

六一居士詩話

李文正公進永昌陵挽歌辭云奠玉五回朝上帝御樓三度納降王當時群臣皆進而公詩最爲首出所謂三降王者廣南劉鋹西蜀孟昶及江南李後主是也若五朝上帝則誤矣太祖建隆盡四年明年初郊改元乾德至六年再郊改元開寶開寶五年又郊而不改元九年已平江南四月大雪告謝于西京蓋執玉祀天者實四也李公當時人必不繆乃傳者誤云

五二字一耳

仁宗朝有數達官以詩知名常慕白樂天體故其語多得於容易嘗有一聯云有祿肥妻子無恩及吏民有戲之者云昨日通衢遇一輜駟車載極重而羸牛

甚苦豈非足下肥妻子乎聞者傳以為笑

京師輦轂之下風物繁富而士大夫牽於事役良辰

美景罕或一作獲宴遊之樂其詩至有賣花擔上看桃

李拍酒樓頭一作前聽管絃之句西京應天禪院有祖

宗神御殿蓋一作寺在水北去河南府十餘里歲時朝

拜官吏常苦晨興而留守達官簡貴每朝罷公酒三

行不交一言而退故其詩曰正夢寐中行十里不言

語處喫一作飯三杯其語雖淺近皆兩京之實事也

梅聖俞嘗於范希文席上賦河豚魚詩云春洲生荻

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二字一作時貴不數魚鰕有

其狀已可怪其毒亦莫加忿腹若封豕怒目猶吳蛙

飽煎苟失所入疾為鏹鉗若此喪軀體何須資齒牙

代問南方人黨護復矜誇皆言美無度誰謂死如麻

斯一作居州而日食蝦蟇一物雖可憎性命無外差

可河豚常出於春暮群遊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與

荻芽一作筍為羹云最美故知詩者謂祗破題兩句已

道盡河豚好處聖俞平生苦於吟詠以閑遠古淡為

意故其構思極艱此詩作於罇俎之間筆力雄贍須

而成遂為絕唱

蘇子瞻學士蜀人也嘗於涪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

蠻布弓衣其文織成梅聖俞春雪詩一有朔風三日

起噴成花花飛萬里奪曉月白石爛堆愁女媧大

廣庭踏朝賀雉尾不掃粘官靴宮中才人承聖顏

百稱壽呼南山三公免責此詩在聖俞集中未為絕

遺余家舊畜琴一張乃寶曆三年雷會所斲距今二百五十年矣其聲清越如擊金石遂以此布更爲琴囊二物真余家之寶玩也

吳僧贊寧國初爲僧錄頗讀儒書博覽強記亦自能撰述而辭辯縱橫人莫能屈時有安鴻漸者文詞雋敏尤好嘲詠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荅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羣時皆善其捷對鴻漸所道乃鄭谷詩云愛僧不愛紫衣僧也

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其官爲鄭都官詩其詩極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共易曉人家多以教小兒余爲兒時猶以之今

集不行於世矣梅聖俞晚年官亦至都官一日會飲余家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於此坐客皆驚原父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聖俞病卒余爲序其詩爲死陵集而今人但謂之梅都官詩一言之謔後遂果然斯可歎也

陳舍人從易當時文方盛之際獨以醇儒古學見稱其詩多類白樂天蓋自揚劉唱和西崑集行後進學者爭效之風雅一一作變謂之崑體繇是唐賢諸詩集幾廢而不行陳公時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與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嘆服以

為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

偶得一作偶收

國朝浮圖以詩名于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  
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其一曰惠崇餘八人  
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記其詩有云馬放降來地鷓  
盤戰後雲又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其佳句多  
類此其集已一作既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謂九僧者矣  
是可歎也當時有進士許洞者善為辭章俊逸之士  
也因會一作命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  
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一作禽鳥  
之類於是諸僧皆閣筆洞咸平三年進士及第時無  
名子嘲曰張康渾裏馬許洞開裝妻是也  
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為窮苦

句一作辭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

是都無一物耳又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  
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云鬢邊雖有絲  
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二字一作能所得幾何又其  
朝飢詩云坐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人謂其不止忍  
飢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

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  
相高如周朴者構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其雕琢故  
時人稱朴詩月鍛季煉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  
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余少時猶見其集其句有  
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曉一作晚來山鳥鬧  
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

聖俞常謂予曰詩家雖率一作意而造語亦難若意  
 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  
 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賈  
 島云竹籠拾山果瓦瓶擔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  
 雞逐野禽棲等是山邑荒僻官况蕭條不如縣古槐  
 根出官清馬骨高為工也余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  
 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何詩為然聖俞曰作者得於  
 心覽者會以意殆難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畧道其  
 髣髴若嚴維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一作  
 物態融和駘蕩豈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温庭筠雞聲  
 茅店月人迹板橋霜賈島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  
 則道路辛苦羈愁旅思豈不見於言外乎

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  
 豪雋以超邁橫絕為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  
 為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余嘗於水谷  
 夜行詩畧道其一二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  
 時肆顛狂醉墨灑滂霈言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  
 前盡珠璣一一難柬汰梅翁事清切一作石齒漱寒  
 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辭愈精一作清一作新心意  
 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一作苦一作硬  
 咀嚙苦一作難噉又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  
 氣轢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  
 工謂粗得其髣髴然不能優劣之也

呂文穆公未第時薄或作遊一縣志其胡大監旦方

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二字一作青胡曰呂君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俗語轉爾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聲語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

聖俞嘗云詩句義理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如有贈漁父一聯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聞風水聲說者云患肝腎風四字一作此漁父所有詠詩者云無此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詩之好句難得爾而說者云此是人家失却猫兒詩人皆以為笑也

王建宮詞一百首多言唐宮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不載者往往見於其詩如內一作中數日無呼喚傳得滕王蛺蝶圖滕王元嬰高祖子新舊唐書皆不著其所能惟名畫錄略言其善畫亦不云其工蛺蝶也又畫斷云工於蛺蝶及見於建詩爾或聞今人家亦有得其圖者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劍器曹剛彈琵琶米嘉榮歌皆見於唐賢詩句遂知名於後世當時山林田畝潛德隱行君子不聞於世者多矣而賤工末藝得所附託乃垂於不朽蓋其各有幸不幸也

李白戲杜甫云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來一作作詩苦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為語助如作麼

生何似生之類是也

陶尚書嘗曰尖簷帽子卑凡所短靴兒末厥兵  
末厥亦當時語余天聖景祐間已聞此句時去陶公  
尚未遠人皆莫曉其義王原叔博學多聞見稱於世  
最為多識前言者亦云不知為何說也第記之必有  
知者耳

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  
朝天去頭上宮花侍燕歸誠為佳句矣但進諫必以  
章疏無直用橐草之理唐人有云姑蘇臺下寒山寺  
半夜鐘聲到客船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  
是打一作鐘時如賈島吳僧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  
禪身時謂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也若步隨青山影

坐學白塔骨又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島詩

精麤此無異也

松江新作長橋制度宏麗前世所未有蘇子美新橋  
對月詩所謂雲頭灑灑開金餅水面沈沈卧彩一作

虹者是也時謂此橋非此句雄偉不能稱也子美兄

舜元字才翁詩亦邁勁多佳句而世獨罕傳其與子

美紫閣寺聯句無媿韓孟也恨不得盡見之耳

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尤善一作喜為詩而多稱引後

進一時名士往往出其門聖俞平生所作詩多矣然

公獨愛其兩聯云寒魚猶着底白鷺已飛前又絮暖

鱖魚繁鼓添蓴菜一作紫余嘗於聖俞家見公自書

手簡再三稱賞此二一作聯余疑而問之聖俞曰此

非我之極致豈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乃知自古文士不獨知己難得而知人亦難也

揚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

詩體一變而先生老一作老先生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

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子儀大年一作新蟬

云風來玉宇烏先轉一作覺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

事何害為佳句也又如年一有大峭峭帆橫渡官橋柳疊

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

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而不可非如前世號詩人者

區區於風雲一作雪草木之類為許洞所困者也

西洛故都荒臺廢沼遺迹依然見於詩者多矣惟錢

文僖公一聯最為警言絕云日上故陵煙漠漠春歸空

苑水潺潺裴晉公綠野堂在午橋南往時嘗屬張僕

射齊賢家僕射罷相歸洛一作終日與賓客吟宴於其

間惟鄭工部文寶一聯最為警絕云水暖鳧鷖行哺

子溪深桃李卧開花人謂不減王維杜甫也錢詩好

句尤多而鄭句不惟當時人莫及雖其集中自及此

者亦少

閩人有謝伯初者字景山當天聖景祐之間以詩知

名余謫夷陵時景山方為許州法曹以長韻見寄頗

多佳句有云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余

答云參軍春思亂如雲白髮題詩愁送春蓋景山詩

有多情未老已一作先白髮三字一作頭先白野思到春如亂

雲之句故余以此戲之也景山詩頗多如自種黃花

添野景旋移高竹聽秋聲園林換葉梅初熟池館無人燕學飛之類皆無媿於唐賢而仕宦不偶終以於困窮而卒其詩今已不見於世其家亦流落不知所在其寄余詩殆今三十五年矣余猶能誦之蓋其人不辛既可哀其詩淪棄亦可惜因錄於此詩曰江流無險似瞿唐滿峽猿聲斷旅盡一作腸萬里可堪人謫宦經年應合鬢成霜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異域化為儒雅俗遠民爭識校讎郎才如夢得多為累情似安仁久悼亡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傳與竹枝娘典辭懸待修青史諫草當來集阜囊莫為明時暫遷謫便將纓足濯滄浪石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偉然詩格奇

峭又工於書筆畫道勁體兼顏柳為世所珍一作余家嘗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曼卿為余以此紙書其籌筆驛詩詩曼卿平生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為三絕真余家寶也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為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在遊不得忿然騎一素青一作騾去如飛其後又云降於亳州一舉子家又呼其一字有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篇與之余亦略記其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脚流神鬼一作仙事怪不可知其詩頗類曼卿平生語舉子不能道也王建霓裳詞云弟子部歌一作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衣一有羽曲今教坊尚能作其聲其舞則廢而不

傳矣人間又有望瀛府獻仙音二曲云此其遺聲也  
霓裳曲前世傳記論說頗詳不知聽風聽水為何事  
也白樂天有霓裳歌甚詳亦無風水之說第記之或

有遺亡四字一作必存知作者爾

龍圖趙學士師民以醇儒碩學名重當時為人沈厚  
端默羣居終日似不能言而於文章之外詩思尤精  
如麥天晨氣潤槐夏午陰清前世名流皆所未到也  
又如曉鶯林外千聲轉芳草堦前一尺長殆不類其  
為人矣

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為文章末事故其詩  
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一作發談笑助  
諧詭叙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

文大手固不足論而予獨愛其工於用韻也蓋其得

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一作去一作還出入

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

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

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夫一作

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

曲蟻封疾徐一有彌字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

也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為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

而輒傍出窄韻難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強而然

歟坐客皆為之笑也

自科場用賦取人進士不復留意於詩故絕無可稱

者惟天聖二年省試采侯詩宋尚書亦最擅場其句

有色映朔雲爛聲迎羽月遲一作尤爲京師傳誦當  
時舉子目公爲宋采侯

六一居士詩話

